

10万。日本法西斯制造“无人区”，就是要我们种族绝灭。

热河日本宪兵司令官长岛玉次郎，就是制造“无人区”的主要刽子手之一，连日本人见了他都象见了毒蛇一样毛骨悚然，称他为“魔鬼中的魔鬼”。可是，由于他统治手段残酷，屠杀中国人民“得力”，制造无人区“有功”，曾受到褒奖，得了勋章，并且把他的“经验”在整个伪满洲国宪、警、特系统中推广之。

（摘自《河北文史资料》第十二辑）

## 伪满热河省的坚壁清野

春 风

我堕身于伪满13年，在热河省竟达10年。前7年职位是在省公署，任务是经常下乡调查宗教寺庙、古寺古物、学校教育等事。所以省政乡情大都耳闻目睹。后3年任热河省隆化县长，直到解放。

### 一、伪满坚壁清野的开端

伪满的坚壁清野政策，一般人都以为是在热河省开始施行的；其实来源于通化。由于通化省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有爱国志士杨靖宇、邓铁梅等义勇军，风起云涌，愈来愈盛。致使日伪满军讨不胜讨，一时计穷智竭，莫可如何。适有通化省警务所长岸谷隆一郎（后任通化省次长），是一个“满洲通”（会说中国话，对满州事情比较熟悉）。鬼计多端，具有一副假仁义真狠恶的心肠。他一方面组织警察讨伐队，进行讨伐，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，悬赏捉拿，终把杨靖宇部下的叛徒程斌捉

获。程斌曾任抗联的参谋、师长等职，深知义勇军的底细，心肠非常毒狠。竟将义勇军食粮接应情况，隐身屯处所，一一暴露。并向岸谷献策“清乡断粮就可置义勇军于死命”。此计正对岸谷心头，就在这一带开始了坚壁清野政策：十家连坐，百户同科，一人犯法，各户均受牵连；清理人口，合屯并户，限制谷物出入，禁止人畜上山……岗哨林立，昼夜巡视，无事居民，每遭诛戮！义勇军见此情况，遂转移阵地。日本鬼子认为得计，喜气洋洋，提升岸谷为伪满国务院地方处长，让他企划整个伪满洲国的坚壁清野政策。当时热河省情况紧急，他们不得不把这条诡计先撒热河去了。

当时的热河省情况怎样？他们在通化的简单的坚壁清野能否用得上？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。当时的伪热河省西部有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，向热河省内进攻。因为是人民的军队，到处可以为家，是反对侵略的战争，人人都愿相助。人民军队巧妙地施行了蜂蝶战术，这个战术是聚散无常，变化多端，说聚则遍地飞来，说散则踪影不见。明明是撤地农夫，紧急就变成战士，眼看是放羊童子，扬鞭举手都是通讯的暗号，追之于前，忽然出现于后，围之于中，转眼又被包围于内。在伪康德5年春，滦平县红梅守警察署，买了一车烧柴是一个村燧赶车，一进院就由车内钻出八路军数名，全警察署都被缴械。同年秋季，日本鬼子听说八路军攻打兴隆，动员全省军警都去围剿，赶到兴隆一看，只见驻守兴隆的鬼子死尸在地，标语横墙。正在撕标语开追悼会的时候，距此三百多里的青龙又被攻下。待到青龙，而西北部的丰宁、滦平等县（青龙西北四百多里）都告紧急。东突西奔，不知所以，南瞻北望，草木皆兵，欲退不得，欲罢不能，遂使日本鬼子数万军警部队疲于奔命。但是帝国主义者向来不会甘心死亡的，每到穷途末路就向百姓张牙舞爪，这是他

们的本性使然。约在康德5年，这个万恶的坚壁清野政策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开始在热河施行了。

## 二、坚壁清野政策的具体内容

伪热河省的坚壁清野政策，是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三方面进行的，共分四个步骤。第一是清乡，第二是划定无人区（也叫无住地带），第三是集家，第四是三光政策。在形式上看，有时各自为政，从本质来看，浑然连成一体。是步步紧、步步狠，狼狈为奸，相互为用，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### （一）严格的清乡制度

首先是整理街村机构，重新规定村界，按照地形人口、情势险要程度等，规定每个县、旗为10至20个村。每村设有村长、助理员、司计（会计）、行政（管户籍等）、烟政、弘报（类似特务）等股。村内职员大约不下20多人，小村也有10几个人，重要地带的村公所还设置1至2名日本人，名为村副，实为掌握全村大权。凡事都得通过他，否则就是藐视皇军，违背王道。村长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有财有势的人，其他办公人员，或由县、旗公署委派，或由本村推选，大都是认为政治可靠、家道殷实，有线索牵连具备着一定把握的人。每村公所内都暗设监视人1名（形同特务），村公所处还有专门对该村公所监视的一二人，定期向县旗公署弘报股和警务科汇报，情节较重的还得直接递交日满当地宪兵队。至于村长和村副唯一的职责，就是定期向上级汇报村民的动向。有书面汇报、定期汇报、紧急汇报、临时口头汇报，各有指定时期，逾期或漏报，即按西南防卫司令部的军法处罚，有功的也按规定行赏。其中比较最突出的是人口调查工作（也叫村势调查），这个工作不仅是一般地把户数、人口数、年龄、住址、职业等项了解清楚，还要把每个人都划

定类型。第一类是良民，多数是地主富农，守财如命，不能逃跑，害怕八路军闹革命的人。第二类是次良民，所谓殷实人家，随着地主一边倒的人。第三类是“要视查人”。这一类人包括很广，一般无产业、光棍汉、旧军人、旧职员（指旧中国或伪满退辞的）、部分村长和个别警察署等都划为这一类。第四类是由关内或远处新迁来的住户，或临时寄居的人。第五类是形迹可疑，或家中人有在关内工作长期不归的住户。分门别类，登记在暗中的簿册，由警察或日满宪兵特务保管，逐区（按特务特殊规定的区域，经常交换，外人摸不清）、逐户都有专职监视人员，一举一动都得汇报。

此外各村还有协和分会的设置，名目是日满协和，伪装着一副慈善面孔，实际上是最阴险最毒辣、杀人不见血的特务机关。在坚壁清野的政策上，专搞村民思想工作，他们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，专找穷人的破绽、机关单位行政部门的漏洞、各个级层的底细，暗中向特务机关汇报。但是表面上却处处要显示出同情群众的样子，如张罗救济粮，发放救济衣，帮助医疗疾病，有时还出头保释犯人等装腔作势的假仁假义，无非借以掩人耳目而已，骗取群众的信任和好感。如此等等，鬼子以为是在政治清乡的基本工作上，作了万全的准备，有了必胜把握了，于是就开始坚壁清野第一步的屠杀政策，进行镇压。约在康德5年秋季，就在承德大抓通匪嫌疑犯（指和八路军有联系的人），把省公署的张实科长、王股长、科员，以及税务监督署科股长、警察、司法、工业、商业、一般住户等四五十人，都抓进监狱。轻的长期监禁，重的就地枪杀，以示坚壁清野政策的威力。弄得人心惶惶，恐怖万状！接着各县旗乡村大肆地进行同样的逮捕，凡是他们爪牙认为有嫌疑者，都难幸免。每日有大车小辆或成帮成伙的向承德押送。这时承德有3个大杀人场，

是承德有名的3个大杀人窟。这是伴随坚壁清野政策益形扩大的最残忍的产物。第一是鬼子的西南防卫司令部（承德离宫）。凡是百人左右的大型集体屠杀，都在这里执行。因为这个地区是旧日离宫，周围城墙二丈来高，方圆四十多里，无论如何烧杀，外人都难看见，免露王道主义的丑态。并且有日军把守，不易遭到意外的抢袭。第二个是承德监狱，能关押千余人，备有刑台、绞架、枪杀室、炼人炉、电烙室等，极尽其残，天天都有一二十人的生命葬送在这里。第三为日本宪兵队部，是个专门逼罪问供的地方。他们的刑具颇多，据说有百余种。按抓来人的年龄、性别、犯罪情节使用刑具。一人受刑众人陪场，弄得人欲生不能，欲死不得！一经吐露真情，承认罪状，立即烧杀，尸骨无存，恐怕泄露底细。这就是“王道”，这就是“皇道”，这就是王道、皇道结合而成的坚壁清野政策的一端。

这样做，鬼子认为他们所谓的坏人，就都能斩尽杀绝了。而乡可清，祸可避，高枕无忧了。谁知越杀八路军的攻势越猛，越清八路军的耳目越多。各地此起彼伏，八路军日见增多。于是日寇又布置了警察密网，张大爪牙，凡是大一点的村庄，几乎都有警察署和分驻所。这些豺狼的毒辣更非言语可以形容，人民自然遭到很大的涂炭，可是他们对于八路军的行动是无法弄清的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这些警察署、所往往遭到八路军的袭击和消灭，如在兴隆、滦平等县活动的八路军王抗部队，是专能打警察的，好像是接取伪警察枪械的别动队，每攻一处大都是满载而归。伪警察机构倒成了八路军的供应站。日本鬼子狼狈益甚，于是就开始了第二个坚壁清野步骤。

## （二）残酷划定无人区

啥叫无人区？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，就是把热河西部、八路时常出入地带，或比较难于防守的地方，指定不准有人，名

为无人区域。将原有住民，用扫荡方式撵走，房屋不自己拆除就被烧毁，鸡犬不留。设置监视哨所和扫荡部队，经常巡视。原则是见人就杀，见树必毁，蒿草没人头的都得焚烧，几乎使这里成为一片焦土！用意是想用这个办法筑起无形的长城。当然他们是挡不住八路军游击队的。可是这一带的人民就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灾难，有家不能归，有房不能住，几辈子血汗积累的庄园，就在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上化为灰尘！流离失所，啼饥号寒，腿快的逃走了，老弱病残、恋恋不舍的，大都尽被杀戮！从热河的西南起，沿长城附近的山区，即凌南、兴隆、滦平、丰宁等县的西部，直至大西北和察哈尔永宁县接壤的四海野（俗称樊梨花城）等地方，长约五六百里，宽有一二十里，人口不下10余万，就这样悲惨地葬送在坚壁清野政策的刽子手的手里了。

这时候我们考查古迹古物一行，经常去到长城一带附近无人地区的地方。大的部落如程子玉口、冷口、喜峰口、古北口、白马关、樊梨花城，辽时的兴州城、韩昌府、辽皇肖银宗的梳妆楼、大阁镇，宋时的八郎村、令公庙、孟良盗骨的红阳洞、白草山，传说的是李陵碑、苏武庙等处，无人地带的惨事悲音常常催下人们的酸心泪水。一般的古迹古物，也都在这坚壁清野的政策下被摧毁了。如苏武庙中的碑文、姜女庙中的记载、玄阳洞的栈道夫、红梅寺的红莲遗迹等等，虽属传称，也是足资验证的珍贵材料，也都同归于尽了。

有一次我去到热河最西北部的一个接近无人区的地方——樊梨花庙，在这接近无人区的田间里，锄地拔草的人，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，全不穿衣裤，多数腰中围一块破布或麻袋，好像是不顾羞耻似的。我向当地领我去的人问，他们为什么裸腿露胸呢？天气热吗？他说：不是。他们没有衣服吗？他说：也

不是。这是当地的规矩。谁定的这规矩呢？他说既不是前唐定的，也不是大清国定的。说完这些话他向四下望一望说：“先生你不知道，这是接近无人区的地带啦，从去年扫荡队来到这里发现耕地的人身藏武装、干粮袋，暗结八路以后，就给我们下个禁令，不许男人到这里种地，女人种地也不许穿衣服，经大家要求才允许围在腰间一块布，这可就笑话了……”我追问再三，他才说：“不但这样，有时鬼子来了，还让他们扯掉围布，任意耍笑、调戏，那些样子可就难说了。年青女子有的疯了，有的跑了，所以就这些老弱锄地拔草了。唉！前几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还被他们拉去了呢，先生，你知道咱这仅是接近无人区，那无人区比这还惨呢！唉！哪说哪了罢，先生！”

这是在坚壁清野政策下，划定的无人区，是热河省的最西北的一角。热河的西部还有更甚者，就以我在兴隆县的水场沟所见的一幕来说，有一位受苦最深的老大爷说：“哎呀，你来了，你再晚来两天连我也看不见了，我一家11口人，全变成鬼了，给你讲修长城的那个老太太，被火烧死了。我的大儿子被吊在树上点天灯了。我3个儿子1个被枪杀，2个被扔在火炕里。最可怜的是我那2个青年媳妇，3个小孙子，一个将及14岁的老闺女！都活活地被鬼子拉走弄死了。我，我还能活着吗？我们的祖先是修长城时死的，我的父亲是直奉战争给军队拉道（引路）被枪打死的。我的母亲不是前二年你来时被鬼子搜家时吓死了吗？我还活着干啥？这次是鬼子有意让我看这些情景，以好宣传皇军的厉害，所以没把我绑在树上弄死。咳！家家有死人，户户遭火烧。还用我说吗？谁不害怕呀！我过几天就跳长城找我们祖先去……”这是伪康德5年日军扫荡热河西部的情况。这不过是悲惨中的一点点。沿着长城这一带，人家星散的山沟里，多数是这样。时常尸横遍野，臭味相闻五六里，哀号

声音彻云霄，令人毛骨悚然！

### (三) 凄惨的集家

无人区这是日本鬼子对待八路军第二道挡箭牌，既能坚壁，尤可清野，似乎是一个得意的阴谋，可是事实恰得其反，不但未挡住八路军，反被八路军攻入热河省的内地，不但未减少八路军的力量，反倒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。无人区的青壮年除死者外，大部都成了八路军的坚强战士。地理熟悉，人情透彻，不仅到处可以为家，还能得知敌人的底细。

白日隐蔽，夜间行军。在康德5年末，部分八路军已攻到热河中部，直到东部的平泉县、凌源县、喀喇沁沫左右旗等处。连承德街的伪西南防卫司令部、日满宪兵队、省公署、警察署等机关门口，都被贴上了反满抗日的标语。有时岗哨丢枪，有时手榴弹炸到院内，甚至有时伪军失踪和丢失宿件等等，层出不穷。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，都弄成昏头昏脑的东西了。于是又想出了集家的政策，对照美国16世纪时的圈地政策来进行圈人。按照地理环境，防守策备，把全省各地人民都集中在各个指定的村屯，用围墙围起，设置门岗警卫，检查来往行人，以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。这样好像是得以安堵了。

#### 集家政策的规定：

1. 为实行王道主义，“保护”人民利益，便于皇军“剿匪”工作，进行全省集家。
2. 凡不满10户或稍多一点的“通匪”地区住民，一律迁移指定部落或地点，不准有任何留恋。
3. 一经被指定迁移的人民，不拘远近，一律限期搬净，过期即是有意资匪，尽行烧除。
4. 不向指定地点迁移，逃亡山里者，均为不法，枪毙不贷。
5. 所遗田园，须按驻在警防机关指定时期耕种，遇有违犯，

即行严加法办。

6. 所有指定的集居部落周围，都得修1丈2尺以上的高墙，开2门或3门，最多不超过4个门，每门修炮台1所，守卫室3间，昼夜设置岗哨，遇有外来串亲等人，均须验证登记，否则不准入内。

7. 为锻炼国民道德，尊皇“爱国”思想，凡出入卡门时，须向日满国旗和门卫人员敬礼，必要时得令背国民训。夜间禁止出入，遇有特殊事故，必经保甲长证明事实，门卫批准方可放行。

8. 门卫有检查盘问搜身权限，无论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绝。

诸如以上20余条规定，形同监狱，没有两样。根据这些法则，由康德6年起，就开始了严格的集家工作。散居的山乡农民都得向指定地点搬家。祖祖辈辈燕子垒窝一样一砖一瓦修盖起来的房屋，眼看着被拆除，被焚毁！爷爷奶奶所栽培的果树，眼看着被砍伐，被烧掉（特别是热河西南果树最多，人多以为生），多年血汗化成泡影！有的性急投河跳井，有的悬梁自尽！差不多哪个村庄都有这样惨状，若以全省来说，死者更不知多少了！

集家后的部落，都得严格执行保甲制度（伪满除热河外其他都是街村制）。10家连坐为1保，10保相邻为1甲，甲上为村，村属于县。每村设一警察署或分驻所，要塞地方布置军警讨伐队，或固定的监视据点，备有各村攻守设施，层层节制，步步森严，不异天罗地网。

整个热河全省，至伪康德12年止，除隆化县外（隆化只集家一部分）全部集家，也就是把全省人民都圈在这样的人圈里了。财产的损失，人命的牺牲，真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目！至

于对人民侮辱的情况，更是不堪设想。每个部落都有一至二三个警卫室，备有刑讯看押的屋子，几乎天天有人被押，夜夜有人被侮辱。就以围墙的卡门来说，那种非人性的搜查，一般妇女都认为是一个鬼门关。天天必须经过，经常受到警卫人员的耍戏。偶一触动这些豺狼，就被提到关押室内，百般侮辱，莫可言状！被关押人有的被折磨死，有的忍辱自绝。但这些兽类还不以为足，有时插圈弄套，夺人妻女。试看警卫人员，或讨伐队的头头脑脑，谁不是三妻两妾呢？

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越这样做，和人民的结怨越深，而八路军的行动就越得劲。结果，把集家变成了给八路军的让路工作。遍野无人可以任意出入，地点集中攻击的目标非常好找。用粮即到部落攻取，用枪械弹药即向警察署所提拿。今天这里陷落，明天那处被包围，致使鬼子顾不了手脚。不得已他们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驻日满军警，殊不知进时容易退时难，多数都被八路军困在部落的核心，周围埋伏许多地雷炸药。仅用少数人提防，他们就不敢出越围墙一步。如此圈人竟成了圈己。

#### （四）血腥的三光政策

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一着，也是热河省整整清野中最后的丑态。他们的目的是，宁可把热河省人民杀绝，不让八路军进犯雷池一步，决心是很大的。殊不知历史的发展规律，早已注定了帝国主义者必死的命运，这些垂死挣扎又何济于事呢？

约在伪康德七八年以后，尤其是伪满末年，驻在热河省的西南防卫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军政当局，曾一再奉行日本关东军的命令，伪满国务院的指示，必须把热河省的八路军铲草除根，否则就以军法从事。这一严格的要求，就冲起了魑魅魍魎——伪日满军的凶头凶脑，动起无恶不作的屠刀，用着他们所称的

三无政策，群众所遭的三光暴行。何谓三无？就是使热河全省境地，无八路军的踪影，无通匪的人员，无资匪的财物……。有则杀光、烧光、抢光，所以人们管他叫三光政策。他们为完成这段政策，把在东边道大显凶手的“岸谷隆一郎”，由国务院地方处长，调任热省特任（一般省次长是简任）。他又把他豢养的爪牙警察讨伐队程斌部队、范文部队、鹏飞部队、徐景部队、陈天部队等调到热河。再加上日冠伪军，不下十来万人，组成西部防卫的攻势，也就是三光政策大型集团的刽子手。他们的分工是以行政警察深入各村搜根摸底，洗清思想，以日伪军讨伐队，展开扫荡，洗光山野；以司法特务，毒刑论罪，洗净“匪源”。进一部落清一部落，见一“坏人”杀一“坏人”。何谓坏人？凡财产少，以劳动为生，光棍汉，或捎带民族气节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。见着这种人，就得追踪问底决不放松，偶有破绽，即行烧杀，认可错杀、错烧、错抢，不可不杀不烧不抢。少杀少烧少抢者无功；不杀不烧不抢者有罪。什么罪呢？不是通匪，就是思想须要矫正，要送法院关押或关在矫正院。一经触犯，就决不赦免。各地配有日本宪兵队，从侧面监视，无论哪个讨伐队人，都得走这条杀人放火的道路。特别是凶残屠暴的刽子手程斌伪警察讨伐队，不但尽可能的杀人放火，还借机大肆掠夺，每人都发了一笔横财。有一位名叫“阿部军副”的，就是指挥官，别号“大鬼头”，曾以卖棉被絮钱向本国邮寄。他还有个兽性嗜好，专门搜集妇女花枕、衬衣、裤袄、小娃用物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人们又都暗地称他为猪八戒。他又是一个极凶恶极残忍的野兽，他在滦平县烟筒梁一带讨伐时，吃过人心，喝过人血。如是形形色色不止阿部一个人，一般日本鬼子和丧心病狂的伪警察多数是这样。至于大型屠杀的情形，更是有甚于无人区的扫荡和集家工作的凶残，天天以汽车大车络绎不绝地

向承德三大杀人窟送人，日日可闻烧杀不绝的哀音！如育龙县玉耳崖南边一个部落，据特务腿子报告，曾住过几次八路军，这些屠夫就大发雷霆之怒，在一个早晨，鬼子军队就把这个部落围住，假称集合讲话，把全部落30余户200多人口，不论男女老幼，都驱逐到街头，用机枪射杀，接着就纵火焚烧，哀号震天。正在这时，他们又拉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，就用枪挑到火堆里去了。他们还说：“老八路、小八路统统的死了的好……”杀人臭气数日不绝。其他如汤河口、盘道梁、玄阳洞、茨榆沟、三义岭等沿着长城附近的山沟里劳动人家，更可想而知杀了多少！烧了几何！抢去若干！原来鸡犬相闻，人烟在望，这时30里40里找不到一个人家。到处是烧杀遗迹，破户残梁。草木半生半死，山里尽变焦黑，形成一片阴森凄凉景象！

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，一时暂避收兵，不大出动，鬼子们以为得计，喜上眉头，就大开庆祝第四步坚壁清野的成功。没想到仅过两个月，而东部北部的八路军就纷纷出动。部落据点，时间陷落。伪警、伪军节节败北。鬼子大惊失色，调兵遣将，昼夜奔忙。正忙于东北的堵击，突然八路军肖克、王抗率领大军，由西部分两路攻来，西部情势倒呈紧急。弄得鬼子仓皇失措，慌作一团，垂头丧气，伎俩全无。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。永幡僚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，全军被歼，破腹自杀。

这时，岸谷隆一郎竟倡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，拿获肖克为10万元，李运昌为5万元，王抗为3万元。连级以上干部由2000元至2万元。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，各赏各该金的十分之一。穷途末路的日伪军，丑态毕现，这段坚壁清野政策就这样苟延至1945年“八·一五”时才收场。

（摘自《锦州文史资料》）